

小說日報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癸亥年四月十四日 星期二

發行 徐枕亞
編輯 許廬父
編輯 郭元覺
朱松廬
廣告 孫緯才
增刊 許廬父
主任 許廬父

本報特別啓事一
本報出版以來蒙海內人七交相贊許每日銷數已達數千餘份現因原有清華書局之發行所不敷應用特賃望平街高大洋房一幢即日遷入以資辦公各界人士凡有關於定報廣告各事請至或通函望平街本報接洽其關於稿件者仍寄法界八仙橋德行里一號可也

小說日報彙刊第一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爲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成冊異常美觀茲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十號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遞通用書出無多欲得者幸勿自誤（六集續出）
十號第五集（一百廿一號至一百五十號）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遞通用書出無多欲得者幸勿自誤（六集續出）

真正國貨淨素衛生調和精品素精價廉物美上海北京路敦貽里大純公司發售

徐枕亞
許廬父
介紹春在露

黃子冠卿所製之春在露能治男女老幼輕重各症及牲畜諸病內服外搽極著神效十餘年來風行國內外活人無算各地公園報館醫院學校宜暑軍營等給與匾額證書者甚多社會上稱之謂追隨左右之醫生其價值可以想見特為讀者諸君介紹焉欲得藥樣者附去郵票四分直接向上海東有恒路橋東蘇華藥房函索可也

徐枕亞 介紹春在露
許廬父

想見各地公團報館醫院學校官署軍營等處與區額證書者甚多社會上稱之謂追隨左右之醫生其價值可以無算焉讀者諸君介紹焉欲得藥樣者附去郵票四分直接向上海東有恒路橋東蘇華藥房函索可也

孫緯才父子醫院

新法專治花柳病專門注射六〇六藥力
最足功效最速開幕紀念定價最廉
淋濁橫痃下疳各種
最良注射新藥每針一元
功大効速
立可斷根
院址
法界八仙橋寧波路中法
學堂隔壁六十四號洋局
備齊德國
專治梅毒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日四十月四年亥癸 二期星 報日說小 日九十月五年二十國民華中 三

只有路燈微光。和遠遠的狗吠聲。大家相映罷了。那天上也下了雪。似乎替伊傷心呢。(完)

○誰之罪歟

懺雷

兒女金鑑錄

(五十三)

會稽蔣著超

合著

徐老太爺死了。他是一鄉的人望。有財有勢。弔唁的人真是絡繹不絕。途爲之塞。他今年已有了六十五歲。兒孫滿堂誰不說他是個福壽雙全老人。這時候。孝幃中哭聲。震天。价響。差不多一班孝子賢孫。在那裏發揮哀思呢。在這羣嘆聲中。顯出一種極悲怨慘恒的嬌弱聲浪來。什麼人聽了。都忍不住酸鼻流淚。大約是去卒新討的五姨太太了。……伊一個人支着頤坐在妝台前。預側伊未來的命運。那一輪慘淡月兒。正照在伊霜雪也似的臉上。愈形出可怖的景象來。伊很紀望的嘆了一口氣。對着月兒道。月姊呀。你是普照無私的。可憐明天也照不見我了。萬能的金錢。——我不應該叫他萬能。他實在是萬惡呀。——竟能買我的生命同幸福。我想二萬飛的同胞。像我這樣的人。恐怕也不少吧。我今又做了一個犧牲的份子。咳。喪心病狂的男子們呀。你們什麼時候。才有這覺悟的一天咧。月兒漸漸兒躲在雲翳裏去。再也不忍看他最後的作爲了。

第二天早上。茶坊酒肆裏都嚷着說。『徐府到底是詩書門第。禮

殆公子既去。劇又凝。其神欽其疑。想趨前問夫人好否。夫人則不言。但示以巨臂。若默許爲第一流人物者。許嫗乃大樂。以右手拍其胸。作响。謂夫人曰。老身閱人多矣。不少青年子。而必舉王家郎。以薦者。亦以其才足。以當選也。言已大笑。夫人亦笑。且曰。嫗苦矣。吾且未梳髮。就房中小坐。何如。曰。嫗甚善。此時小婢已放下簾鉤。將西湖色縹紗簾子。高高揭起。夫人與許嫗手携手。次第而入。即喻辭婢曰。趕快入廚去。囑庖人多備客菜。許嫗又念數聲佛。稱謝不散。

旭日微丹。曉風濃白。簾前鸚鵡三五。綠架上。下啾啾。如觀近日光者。然夫人面窗坐。一僕婦手執白玉梳。理其絲之髻。許嫗則傍鏡臺之右。斜對夫人。談兩日之各事。囁囁作小兒女語。夫人曰。吾以爲嫗昨日來何晏也。嫗曰。老身前日辭夫人去。即趕入王府。適值王公子省墓之期。順便遊覽石佛巖。巖中得好友。夜泊焉。故吾前日未值。昨日去。則公子歸矣。閱達公子函。毫無難色。隨筆揮灑半時許耳。時僅兩句鐘。吾猶得折回。覆夫人。然公子固以小坐爲言。而所談者乃極有趣味事。以是垂暮始回。村而夫人處。却又稽延一矣。夫人曰。公子何言者。嫗曰。公子遊巖中。得好友。非又他人。即尊府第二姑爺魏公子也。言時。又具述其巖中事。夫人曰。人亦有言。魏公子精技擊。但不識其本性良否。倘如曩也。則將來姦兒。亦非如意事。嫗曰。言禮來性殊善。特迥於義憤。此不足爲小姐累也。

義傳家。所以才出了這麼一個三貞九烈的女子呀」。

徐老太爺的兒子。也正在那裏忙著什麼表揚呀。傳略呀。鬧得煙霧氣漲。便有許多好弄筆墨的趨迎客。做了好些詩去湊趣。

咳。伊犧牲了可貴的生命同幸福。做竟了社會上一個箭垛式的貞節人物。這究竟是誰的罪惡。

○傳書鵲

呆呆先生！

我信剛發 你信已到
你我通信 也是勿巧
屈詩之首 勿要見笑
如蒙和我 榮幸極了
禮拜三 請勿外跑
我來望你 千乞記牢

松廬謹啓

朱孝文陳飛李瀛洲姚廣慶諸先生
鑒辱承惠稿無任感荷義務報已照
寄矣惟望能時惠大著是幸

編輯部啓

恨我先生昨奉一函收到否便宜貨
嗎搭仔要肚皮痛格噠那一天你有
枕霞兄旭旦稿收到勿念贈報已照
寄

木公拜復

松廬

吳天翁兄大稿收到贈報當照寄勿
念

松廬

笑紅兄別後樂園未晤極公忙無
小報已請呂君寄奉乞治暇無暇玉
以所茅塞

鄂常

許塵父緊要啟事

塵父所編之情雜誌第一期，準端節前出版以後，按月發行一冊，每冊約五萬言，除塵父按期獻酬外，並有海上各文友名作甚多，一俟出版，定期再行披露，茲將該誌定價及贈品列下，諸祈台鑒：

情雜誌月出一冊，定價實洋二角，郵費加一半，半年六冊，實洋一元，郵費加一，全年十二冊，實洋二元，郵費在內，並附贈塵父自著滬江風月傳一部，計四本，值洋一元六角（定半年及數月者無贈）。

以隨層端節為限，逾期不贈。總發行所：上海法界八仙橋德行里一號情雜誌總發行所。

◎本報特別啟事

本報長篇小說連環圖業已登完，茲請本報主任許塵父氏撰著，其情小說一種，不日刊布，許氏為寫情聖手，微妙處能令人悲歡不禁，笑啼不作，年來注力於社會學，此不彈久矣。今同人等之請其不辭，復有馮婦下車之興，想世上有情者必當先觀。

怪異叢譚

(八) 鬼媒

枕頭

有新嫂嫂者，嫁夫八月而寡。新嫂嫂姑以嫁貧，新嫂嫂又無出勸令再離。新嫂嫂痛夫情切，矢守柏舟，節乃數年之遙，漸淡，然方盛不耐，婆頗思改嫁，而應於發言，其姑本頗慎，以新嫂嫂設誓於前，決無反汗，於後雖以新嫂嫂性情忽變，頗致疑訝，亦非其意也。於是而新嫂嫂寤極無計，因日夜哭目為之腫，新嫂嫂之哭，蓋傷心也，而姑以為痛夫，但悲而己。於是新嫂嫂感冒時症，偶病瘧，臥床終日，病中忽聞人語聲，驚而啟視之，則其亡夫也。新嫂嫂極驚，其夫極搖手止之，因坐於牀側，而語曰：我為若夫今雖死，不當不為若夫何勞。戰戰兢兢，新嫂嫂意稍定，因泣曰：君今在何處？安得來家視我？數年來我之思君若苦也。夫應之而不言，冥中與人世差似，我在彼亦無所苦。昨昨李伯伯言汝尚未嫁，為我守我，我感汝情，適設法歸家視汝耳。新嫂嫂因大哭，引手拉之，則虛若無物。夫急曰：我為鬼魂，安有身體？若但臥我一言，諸君新嫂嫂問曰：如何天啼，曰：我不才生前一無積蓄，貽汝姑媳，且且有愧。數年間，若守節養親，我心甚感。然此非久長計，吾母壽亦弗永，大抵可一年餘耳。母死，汝當自擇，何以自聊？且汝之所以為我，亦云矣。足自今後可為自身幸福計，速擇中意者，再離汝身，倘有若落而我在，泉下心亦稍安耳。新嫂嫂聞言，適中心病不覺頓而面紅，不知所對。夫囑曰：畢畢女子善，羞此出，自我意若亦可以對人，何愧為？婦不答而泣，益甚。未幾，婦至再，又沈吟曰：尚有一語，李伯伯昨

朱松廬啟事

為快也書經屬稿先此露布。啟者鄙人現住望平街一六九號本報辦事處，如有各友惠函請逕寄此處可也。

今昔

劉恨我

那天上很光明，燦爛的月兒也披烏雲遮住了。黑暗了不得，在一條很冷僻的街上，住的至是幾間，戶人家，那盞路燈，被大風吹着，閃閃欲滅，愈覺不寒而慄。這一個淒涼景象，傷心人到此，益發感慨不盡。啊，在這個時候，一個婦人模樣，頭髮蓬鬆，衣衫襤褸，借那燈光看去，那一張粉臉，列着許多皺紋，顏色也憔悴。但伊在三十多年前，也是位可愛佳人呢。他手裏拿着根竹桿，一手提着破籃，正在彳亍前進。忽然一陣寒風，刮面吹來，他受不住，抖抖的打了幾個寒戰。因為他不老布衣，身上只穿着一件破舊的布衣，沒法兒，這時肚又餓，身又冷，沒有法子，坐在一門口，對着那閃閃不定的燈光，出神。心潮起伏，想起昔時情景了。

米米米

二十年前的伊，誰不知道是雲芳閣。鼎鼎大名紅信人，講起伊的顏色，真是人間少有。天下無雙了。那張雪白蓮子臉兒，令人見了，恨不得立刻吞下肚去。粉中透白，白中透紅，宛如吹彈得破。

新車最佳禮品為大前門香烟

新車

大前門香烟

樣。兒更加上一雙銷魂秋波。同眸一笑，無不覺。竟甘心報的。不。你這魔力真不少啊。所以那些富商公子，走馬王孫，拜倒石榴裙下，不可勝數。莊園裏的和酒，差不多無虛夕。真是應了。馬。花下。遊龍滿堂。把把巷裏。他生就長副的嗓子，唱起曲來。如鸞轉響。此可繞樑三日。他生平却喜養生。所以費了一番苦英。才得成就。後來索性上台客串了。那知竟出人意料。大受觀客歡迎。連他登臺。總售一個滿座。但他好學心切。平日有暇。就請了一個烏節。吊花樓來。有些。人跑過他的茅閣。總聽見什麼。我本是……店主東……

對。我言其長子。今年悼亡。欲得一中年婦。有知識。能治事者。為續。我意。以若嫁之。必能盡職。李家境。其子亦不惡。汝意云何。新嫂嫂曰。我本為君守節。曾有誓言。不敢渝此志。既君有命。自宜改志。從君。一切惟君之所命。可耳。遂領之而去。李伯伯為周村酒肆主。死一年矣。其長子。果於春初娶婦。所言續絃。條件悉和。不審何由。自媒。又懼姑不諒。將阻其議。即先逃。鬼魂所言。稟姑姑哀。哭有頃。忽作而曰。異哉。汝守節數年。連變節。我先我固言若若。從但若有誓言。鬼神其聞之矣。一旦反悔。不慮遭禍。新嫂嫂面赤良久。乃曰。曩昔固屬本心。然今日之事。鬼命也。命命離人。與本人願。嫁自異當。鬼神所知。耳始。嗟。許久之。又聞。然則若將媒。以求彼。彼為富人。若為貧。婦在勢。未必成。而徒得。名。奈何。新嫂嫂曰。此即不知所計。姑媳亡人。適命耳。於是姑不語。但有涕泣。新嫂嫂亦泣。方相對悲傷。而李家之媒。至矣。蓋李予亦得父夢言。新嫂嫂會同在宴。府彼自願。以其妻為我害。婦其人。我已知之。賢而有才。最合汝繼。可邀安。之子。醒而異之。故以媒來。探新嫂嫂意。旨也。媒既述其事。姑媳益驚。亦以所夢告之。遂定。新嫂嫂再嫁。李予其姑。尚在新嫂嫂。仍以禮事之。至明年而死。喪葬。切皆新嫂嫂。姑媳為之。布置云。

(未完)

不可失之交臂呢。心裏早存下娶他作妾的念頭。所以報効和酒。一擲千金。毫無吝色。雲芳閣的手段。畢竟不差。放出生平。的。灌了幾碗迷湯。這道青更是言。聽計從。要什麼。買什麼。最後。預備作金屋藏嬌了。在這時候。他的妻子。本是只雌老虎。聽人。家說。丈夫在上海納妾。心中如。何不怒。便乘夜趕到上海。和道。清大起交涉。這道青是個怕老婆的。都元帥。一些不響。竟隨着他妻。子歸家。人。雲芳閣得了這個消息。心中還說。失却這樁大買賣。呢。不到幾時。雲芳閣漸漸老了。景。況也不如前。兼着老色衰。人。來顧問。想駕歌。但人家嘲。切骨。不來請教。又級上阿芙蓉。每天總要十多塊錢。才抵擋得。過。要能傷人。這話。真是。不錯。眼見這樣。一定支持不住。便奄奄病了。那醫藥費又沒有。出處。只得把衣服首飾。送進當。鋪裏。如此做下去。不三四年的。光景。便一步步隨落。到乞丐地位。了。

伊想到這裏。覺得不堪回首。昔。年的鋒銳。真是不可以道。理。計。今日竟受這樣寒風凜虐。當時恐。怕連夢都不到。心中一酸。眼。中不由得吊下淚來。宛如斷線。珠兒一般。這時候。四野無聲。

孫緯才新法專醫花柳病

[illegible]

抱蜀子書

省大吏以髻奴設南學其時人老厭校金字樂號抱蜀子又號古唐老
臨入闈樞要階道校事倚重不知厭校金好而樂獨也後學制初欲湘
齊梁經籍出樂錄刀辛卯髻來滬與道人盡死再而樂抱周唐佛
玄所集多樂夢詩古則變師法書鍾道人常樂夢為湘綺下魏以公象
分書之故臨李仲璇碑其神妙殆鍾元家喜股法由元鼎熱下寢三景
君天磨書其將獨步一時耶樂夢慨世幾久欲從南山深處以書畫吟嘯
自娛今南山巴非昔比矣因勸其鬻書甘為雅人之奴為之代擬其直於

禮聯 一丈二尺 二十五元 一丈四尺 三十八元 七尺七元

堂幅 一丈一尺 二十五元 一丈四尺 三十八元 七尺七元

屏幅 一丈一尺 二十五元 一丈四尺 三十八元 七尺七元

壽屏 六尺以下 每幅二元 一丈四尺 三十八元 七尺七元

收件處 上海東馬路震亞圖書局及各

情亞傑作
 哀情小說
 余之妻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鐸得此一編玉梨魂且嗟乎在後遠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上海寶山路升順里念五號王宜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針一元功効速立可斷根金針
上海法租界八仙橋中法大藥房
法學堂隔壁一號敝處
送（花柳病消滅法）詳述個人
對於花柳病直接間接普通

電話北二七四八號

西洋幻術學社啓

枕亞 ●●

最初

傑作 ●●

玉 梨 魂

書經十餘版數達五六萬以上近年來新小說流行之廣無有過此書者口碑載道笑待贅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西洋幻術學社

廣徵優先社員

免收社費

本社以研究西洋幻術改良吾國舊有之戲法爲宗旨設立研究講習部出版幻術真相雜誌編譯書籍發賣器械創辦伊始特設優先額一千名免收社費函索社章及幻術真相者請附郵票六分

古越蔣著超先生今之詩學大家也先生曾著有蔽廬非詩話一書久已膾炙人口端倪曾披露于民權素後乃印成厚本發行以來風行一時此書現歸本局代售嘗剩無多購者從速

▲定價五角

新編 天嘯殘墨 定價八角

枕亞 天嘯先生文字淵淵作金石聲是書爲其介弟枕亞所編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精印一厚冊茲將本書要目列下

卷一 吟集

卷二 藝苑今文古文

卷三 筆記 憶廬談乘 粵西遊記 天涯漁客人印語

卷四 說部 湖上白日記 驚夢劇本 焚蘭供彈詞

雜著 斷簡一束 弄翰餘譚 聯語偶錄

速立可斷根金針注取
送花柳病消滅法詳述個人
對於花柳病直接間接普遍

愛看戲劇者請閱劇場週報

本刊內容載專京津滬漢各埠劇場消息及富有趣味之戲劇評劇本等(京戲新影戲昆曲粵調越劇均包括在內)之文字為唯一良好消遣品每逢星期六出版裝訂成五彩封面精緻美觀並選登時下名伶照片以增閱者興趣已於陽曆一月二十號出版愛諸君盍興乎來

歡迎投稿 本刊抱公開主義除特約海內著名流學專家担任撰述外並歡迎各界惠稿(各處劇場消息及短小精幹之戲劇評論尤所歡迎)一經登載當以用金(一元至十元)或書券為酬投稿詳細章程請閱本報第一期可也

定價每册五分

總代售處上海棋盤街公民書局

分銷處上海各大書局及報人

總發行所上海北四川路廣吉里西六弄劇場週刊

